

最后一套



□王国梁

再说一次我爱你

□泳免

如果要我说“我最想说又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”是什么？那当属“我爱你”了。

这话听来简单，说出来却不容易。因为它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可以说的，有时又悖于情面，尤其是在父母长辈们面前，往往迟迟不愿说出口，倒像是娘口中的牙——含而不露了。

我本来也不是这样正经的，记得上大学时，每次跟母亲打电话，我都会嬉皮笑脸地说一句：“妈，我爱你！”母亲一听就笑了：“咋，又没钱了吧？不然，可不会想起你妈！”然后，我的卡里很快就会多出来一串数字。于是这“我爱你”竟成了伸手要钱的代名词，仿佛早已格式化了。母亲对此也很拿手，在我看来她应该是乐在其中。

大学毕业后，因为学校不是名校，专业也很冷门，我一时找不到工作。正好赶上了年度征兵，这倒成了江湖救急——男儿何不带吴钩？于是我毅然响应国家号召，投笔从戎。

部队是有津贴的，正常花钱也是够的，可是花钱一向大手大脚的我，还是有捉襟见肘的时候。所以给老妈打电话时，我依旧没个正形。一切还都是老样子。

两年从军，然后退伍，我去了县民政局上班。服务性的工作，接触的都是老百姓，我也成熟了许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这是我们的根本宗旨。我的沉稳主要表现为不苟言笑，倒显得有点儿“范”儿了。

我终于用不着再向母亲伸手要钱，事事独立。很快，我找了对象，不久就结了婚、生了娃，算是立业成家。母亲偶尔还是会逗我：“说句‘我爱你’，我就给你钱。说得多，给得多，表现好了还有意外收获！”

我总是一笑而过。可母亲却很执拗，一味要求我说，到最后还是败给了我的坚守，不得不塞给我两张红票子说：“给孩子的，和你没关系。”然后她也不看我一眼，转身走开了。

有一年春节，应该是我结婚后的第五个春节吧，考虑到老人们不容易，我和妻子决定过年各回各家，各陪各妈。因为孩子尚小，由妻子带着，我便一个人回到老家。母亲不免埋怨：“大过年的，人家都是一家团聚，你们却四分五裂的，你还不如去你岳母家。”话虽这样说，她的脸上还是写满笑意。

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包年夜饺子时要放一枚硬币，谁吃了就会好运连连。到了吃年夜饭时，母亲依旧不忘在我吃到硬币后塞给我一个红包，说：“呶，这是你的压岁钱！”看着自己碗里那枚与众不同的麦穗饺子，我说：“妈，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！您这是……”

母亲把脸一沉：“在家里，你大多都是孩子。”

我张开嘴，还未等话出口，母亲便笑着督促道：“快吃饺子吧，趁热吃，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！”

于是，时光匆匆，一切都埋藏在不自觉的习惯成自然与简简单单的接受当中，像时钟的嘀嗒，轻轻地置若罔闻。

那天，父亲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母亲走了。

我当时一愣：“去哪了？”

父亲哽咽：“我才出门一会儿工夫，回来她竟然……”

当我赶回家时，母亲静静地躺在炕上，头东脚西。她的表情很安静，像是睡着了。

我泪如雨下，好想说一句：“妈，我爱你！”这句话却如鲠在喉……

那年春节前去赶集，我看中了一套《三国演义》的年画。那套年画一共四张，画面生动，人物形象活灵活现，上面还有用文字讲解的故事。我在收音机里听过《三国演义》的评书，当时正特别迷里面的人物。要是过年时家里能贴上这样一套年画，就太合我的心意了。可那时家中经济条件有限，母亲只买了几张便宜的年画。

为此，我又到集市上去了好几趟，每次都站在画摊前久久注视着那套年画。买那种年画的人并不多，通常是卖出去一套，摊主便会又拿一套新的挂出来。离春节没有几天了，我又到集市上去看那套年画，忽然，我发现邻村的老张头也在看那套年画。老张头曾经当过代课教师，但没教过我。据说他家“成分”不好，所以后来学校辞退了他。老张头也站在那里，上下左右打量着那套年画，迟迟不愿离开。

我正在努力攒钱，希望在这套

年画还剩最后一套之前能买下它。但那时孩子们并没有零花钱，我只能每天下午去家附近的一家工厂，用吸铁石在废料堆里吸碎铁，攒起来拿去卖钱。想到老张头有可能买走最后那套年画，我就更卖劲地去吸碎铁了，那段时间几乎整天都泡在废料堆里。怕母亲骂我，我每次回家前都会把黑黑的鼻孔洗干净。

赶在最后一个年集时，我终于攒够了钱。迎着冬日暖暖的阳光，我奔向集市。可我到了画摊前，却发现那套年画没再挂出来，老板说最后一套刚刚卖掉。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懊恼极了，在集市上茫然地走着，忽然，我瞥见老张头的身影。我心里一动，最后那套年画不会是被老张头抢走了吧？这个穷老头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，买年画干嘛。我追上前去，看到他手里果然拿着那套年画。

我鼓起勇气上前跟老张头打招呼，并提出想买他手里的年画，钱

一分也不少给。老张头被我认真样子逗笑了。他问：“你喜欢《三国演义》？”我使劲点头。老张头笑而不语，只看了我一眼，示意我跟他走。因为那套年画的吸引，我默默地跟在了他身后。我知道他住在隔层村南边的一间土坯房里，果然，他带我到了他家。

他家简陋无比。小院连个院墙都没有，四周连篱笆墙都没扎。屋子里更是家徒四壁，空荡荡的，只摆着几件基本生活用具。可我在炕头一角，看到堆了很多书，不由眼前一亮。只见老张头从里面翻出了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在我面前晃了一下，说：“想不想看？”我当然想看，如果说对年画的渴望相当于粉丝追明星海报，那见到《三国演义》就相当于见到明星本人了。我咧嘴一笑，恭敬地对他叫了声“张老师”。

张老师笑眯眯地说：“这本书借给你看，看不懂的地方可以过来问我。”我一口答应了，不敢再提买

画的事，还乐颠颠地帮他打扫土坯房的墙壁，跟他一起张贴起那几张年画。我忽然觉得，那套年画跟张老师的屋子很配。那几张年画一贴上，顿时让屋子蓬荜生辉，有古色古香的味道。一边贴年画，张老师一边跟我讲了很多诸葛亮、刘备的故事。不是小说中的故事，而是历史故事。我被他迷住了，跟他成了忘年交。后来我成天往他那跑，在他那里读了很多书，听了很多故事。

有一天，我读书时读到一句“即使穷得只剩下两件衬衫，也会卖掉其中一件，用换来的钱买花”，一下又想起张老师跟我抢那套年画的往事。他虽然穷，却愿意省下吃饭的钱去买几张年画来装饰屋子，这种情怀与那位卖掉衬衫买花的人真是一模一样。

张老师后来搬去了省城，从此消失在我的生活中，可他与那些书却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。

我要当兵

□谢新源

最早生出“去当兵”这个念头时，我大概13岁。那是在1973年，远门堂叔回村探亲，学校请他为小学高年级同学作报告，校长介绍说他在部队当营长。

堂叔很魁梧，头戴红五星栽绒棉帽，红领章从翻领栽绒棉大衣领里露出，威武而气宇轩昂。过去，我只从电影中看到过解放军，如今真人就在眼前，仰慕、钦羡、向往，各种情绪交织而至，我们每个人都心生躁动。堂叔这次报告讲述的都是我们曾经从电影里看到过的战斗故事，但他最后有句话我记住了，他说：“小同学们，咱们国家很大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当兵保卫祖国。”“长大了我也要当兵。”这个念头就這樣第一次闪现在我的脑海。

之后第二个冬天来临时，一支野训拉练部队来到我们村暂时驻扎。我们家空着的西厢房被选为营部，营长、教导员带着通信员住了进来。从这天开始，我家不仅大门口每天有人站岗，一大早就院子里还会被通信员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扫帚才放下，他又挑起水桶给屋里的水缸挑满水，父亲同他抢过几次扁担都没能抢过他。听着每天进进出出“报告”声不断，看着院里红领章、红帽徽忙进忙出的，我心花怒放，想当兵这个念头越发强烈了。

母亲为感谢通信员扫地又挑水，端着刚出锅的蒸红薯送去西厢房，人还没返回自己屋，那盘香喷喷的蒸红薯又被送了回来。不久，我家院子外面二横三竖五条街也被官兵给增宽、加高、取直了，那几条不甚起眼的胡同天天都被扫得干干净净。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靠着墙根晒太阳时都说：“这是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。”

那天，我上晚自习回家，就听父亲对母亲说：“咱家儿子要是将来也能当上兵就好了。”不知道是不是父亲这句有意无意的暗示，那晚我就做梦梦见自己穿上了军装，背着背包，跟那位通信员拉练去了。然而，第二天我醒来，西厢房却已是人去房空，一封手写感谢信贴在外间八仙桌上……那封信写在一张粉红色薄纸上，后来被父亲裱起来，贴在上房屋正厅那幅中堂画的一旁。它也成为一种信念，强化着我要当兵的信念。

1978年的冬天，第一场瑞雪落下时，18岁的我报名参军了。

那个傍晚令我激动而又充满期待，我一直在家静静地等待民兵营长通知，然后我第二天就要赶到县医院体检了。屋里突然停电，父亲点亮了放置许久的马灯，对我说：“油剩不多了，你到供销社去打斤煤油回来吧。”我从床头桌腿旁摸过煤油瓶，对着马灯晃了晃，说：“瓶里还有一点油。”父亲说：“那就先加到灯里吧。”

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一道火苗从马灯油壶口突然喷出，一团火焰瞬间在我左边脸上燃烧起来。我不知所措，全家人也惊呆了。还是母亲反应过来，她大喊一声：“快抱住我！”然后伸出双手将我的头急速搬到她胸前。我的脸紧贴着母亲胸膛，火随之熄灭，但脸上灼烧后的剧痛立刻袭来。母亲捧着我的脸，只见我整个左半张脸上鼓起一层透亮的水泡。

父亲拿过那只油瓶，原来那不是煤油，而是他装汽油的另一只油瓶。他叹着气：“咱儿没有当兵的命呀。”

我躺在床上，两行泪水从眼角溢出，看着刚好走进来的民兵营长，轻声问：“我还能去体检吗？”营长不无遗憾地摇摇头，说：“好生养着。等明年再咱说。”

“我要当兵！我要当兵！”我不由歇斯底里地失声号啕起来。

夜渐深，屋里腾起浓烈的油香。是母亲从左邻右舍借回鸡蛋，开始用油煎鸡蛋——民间治疗烧烫伤的土方，是涂抹煎制过的鸡蛋油和动物獾油。但烧灼带来的疼痛依旧逐渐到达峰值，我睡意全无，依然在心里默念：“我要当兵。我迟早要当兵。”

或是母亲那紧紧的一抱，及时灭去我脸上的火，幸未造成深度烧伤；又或是母亲连夜煎熬出的鸡蛋油起到奇效；又或是我心底里要当兵的信念感动了上苍……第七天开始，我左脸上那层既厚且硬的痂壳开始脱落，新生长的肉粉嫩而奇痒。“你还要当兵，可千万不能抓挠。一旦感染它可比烧伤还厉害。”村里的赤脚医生告诫我。

一个月后，我的左脸痊愈，恢复如初。

1979年冬天，我终于穿上军装，坐上闷罐火车迢迢西去，这一去就是36年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自我减压

培养兴趣 愉悦身心
释放情绪 放松自我

